

名家随笔

拉煤琐忆

乔忠延

西北风一吹，气温下降，冬天就准时来了。此时便想起乡村曾经流行的一句话：“三十亩地一头牛，老婆孩子热炕头。”这似乎是农耕时代乡村幸福生活的风情画。在寒冷的冬天回眸那种热炕头，真是美得不能再美的享受。

然而，自我记事起，要让炕头热起来并非是件容易事。一人初冬气温急剧下降，做饭燃烧的几把柴火，根本驱除了侵袭进来的寒冷。预备煤炭驱寒过冬，成为家家户户迫不及待的要紧事。

我出生前，煤炭都是乡亲们从十多里外的姑射山挑回来的。父亲曾跻身其中，用扁担挑起沉重的青春。他第一次挑煤是去山上的滴水潭煤窑，一担挑回百余斤，压得肩膀疼两腿肿，三天无法下炕。后来学精明了，每次留有余地，只挑百八十斤。累是累，却挑回了全家人的热炕头。

我将近20岁时，预备煤炭的接力棒传到我的手上。所幸时代的步伐前进了，没人再用扁担挑煤，扁担进化为平车，一次能拉上千斤，只是路途较远，要到我们村北40里外的亢村煤窑去拉。前辈们挑煤的地方虽近，但山高路窄拉车根本上不去。去亢村拉煤

来回80里，一天赶来回实在太辛苦。可不赶回家，就要花钱住店，那时在生产队干一天活儿仅能挣1毛钱，住店一晚要3毛钱，谁能舍得呢！所以，乡亲们都是凌晨三四点出发，天亮前赶到煤窑，天黑前再返回来。一路上有多辛苦，没有拉过车的人无法想象。一个人，一辆车，车上装着千余斤煤炭，人是车前行的唯一动力，你敢松一点儿劲，车子便敢耍脾气不动。十多年后乡村才有了进步，拉车不再是人，变成了毛驴。我没有赶上毛驴拉煤的轻松时代，只知道拉着煤车，每一步都会洒下汗水。回头再看，我那时就是一头毛驴，万幸的是没有赶车人扬鞭抽打。

拉煤最艰难的是上坡，有几个陡坡洒再多的汗水车轮也不朝前转，甚至还要向后转。向后转是危险的事，路边是深沟，弄不好车翻人栽，人不死不伤就是祖辈积下了功德。至于车毁煤撒，完全可以忽略不计。这坡总是要上的，过不了这道坎就回不了家。过坎的办法是结伙，每次拉煤多是三五人同行。到了坡下互助上爬，一人前头拽，两人后面推，如此齐心协力还只能毛毛虫般缓慢

蠕动。蠕动上去一辆，再蠕动下一辆，互助的车都上去，三个人的力气全用竭了，坐在路边喘息。喘息一阵，拉车前行百余米便有个供销社办的食堂，大家花1分钱买一碗面汤，泡着自带的窝窝头补充能量。

拉煤的活苦吗？不用问，很苦。苦是苦，没人有怨气，乡亲们都知道庄稼人就是受苦的。怨气出在不公道，同样花钱买煤，关系户车上装的是块煤，其他人那煤碎得像面粉，众人戏称面子煤。面子煤和块煤别看重量相等，烧起来差别可大啦！面子煤进了炉膛，“轰轰”几下烧成了灰。块煤则不然，燃开来先烧表皮，再烧里层，赶烧到核心，一顿饭煮熟了，屋子里暖和了。1斤块煤等于2斤面子煤，谁不想拉车块煤啊！

然而，没有关系，只能看着块煤垂涎三尺。有次装车我侥幸弄了两大块块煤，可是过磅时超重要卸下20斤。我拿起铁锹铲面子煤，过磅员不让，非要我搬下一块煤。我不搬，人家不给我过磅，无法走脱。眼看着身边的关系户嬉笑着拉走整车块煤，我只能心里暗暗流泪。看看天色不早，我垂头丧气地搬下块煤，拽着车灰溜溜逃离煤场。拉着车拔步，走过十里路了还怨气冲天，忽然发泄出两句：“有面子的没面子，没面子的有面子。”这两句话不脛而走，成了拉煤队伍的泄愤名言。后来看到《山西日报》登出一幅漫画，相配的文字就是这两句话。

拉着煤车前行时，我对“忍辱负重”这个词语有了刻骨铭心的理解。



图片由AI生成

人生如一趟没有返程的列车，沿途的每一次停靠和离去都弥漫着告别的滋味。这滋味，许是眷恋的醇浓，许是憧憬的清甜，许是不舍的酸涩，许是情意的绵长，融入岁月的肌理中，酿成生命中最动人的回甘。

童年时期，随父母在农村生活的岁月，是记忆中最质朴最温暖的底色。父母返城的通知，带来喜悦也惹来惆怅。那个傍晚，乡亲们挑着我简单的行李，走在山坡小道上。老师牵着我的手，同学们跟在身后。到了公社路口，老师轻抚我的头，然后与乡亲们一同转身。我和父母伫立挥手，直到那些高高低低的身影越来越远。

那滋味，是眷恋织成的网，把醇厚的情谊与童年的时光紧紧捆绑，岁月流转，依旧温暖如初。

初中、高中毕业时，合影时的喧闹与欢笑，定格了青春最美好的模样。大家伏桌写赠言，之后各自转身，没有太多伤感。只因心中装满了期盼，仿佛短暂的分别后还会重逢。可岁月往往不遂人意，许多同学自此天各一方，受

告别的滋味

刘力

限于通信落后，渐渐没了联系。

如今，翻出泛黄的纪念册，学友的面容已模糊，那些真挚的箴言却依旧清晰。那滋味，是憧憬的清甜中夹杂些许遗憾的酸涩，成为青春最珍贵的诗行。

大学毕业晚会的灯光摇曳，同学们争相走上舞台，仿佛要把四年的同窗情谊尽情倾诉。伴随着一首首青春洋溢的校园歌曲，淡淡的感伤在空气中弥漫。

次日站台，人声鼎沸难掩离别愁闷。同学们背着行囊，即将奔向四面八方。绿皮车缓缓启动，车窗内外，大家用力挥手，追着列车前行，泪水模糊了双眼，脑海里循环播放着那首“总有离别时候，才知时光短暂。总有万语千言，难诉心中留恋……”

那滋味，是离别的酸楚和友情的厚重，深深烙在心底，成为一生中难忘的感动。

退休的告别，是讲台上的回忆与掌声，藏着释然又复杂的况味。当年轻的支部书记提议讲退休感言时，我才真正意识到，自己即将与奋斗半生的集体告别。

站在讲台上的一小时，准备的课程化作对过往的追忆，化作深情的告别词。那些加班的日夜、成功的喜悦、挫折与困境，都化成珍贵的回忆，在言语中流淌。掌声响起那一刻，我知道人生中集体工作学习的篇章已然翻过。谢绝了同事的送行，离开那幢陪伴了许多时光的大楼，身后是数十年的青春与热忱，前方是“最美不过夕阳红”的从容安然。

那滋味，是对过往的眷恋、对未来的释然，又奏响生命暮年最平和的乐章。

人生路上，告别从未停歇。或许是出差的短暂分别、旅游的依依不舍，或许是亲朋好友的天人永隔，每次告别，千滋百味，或浓或淡，或苦或甜，丰富了生命的层次，让人在离别中学会珍惜，在失去中学会坚强。

告别的滋味，是岁月酿成的酒，小酌细品，回味悠长。



给日子留道缝

陆冬英

一位诗人说：“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车、马、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”如今，我们却总在追赶，日子像被揉皱的报纸，字里行间都是仓促的褶皱。我们以为脚步越急，就越能攥住日子的内核，可到头来，摊开手掌，只剩掌心的汗和模糊的印迹。

一日三餐，爱人做菜，从不用预制菜包。她总说：“菜要一刀一刀切，味才进得去。”晨光漫进厨房时，她正蹲在水槽前择菜，指尖捏着豆角的蒂，轻轻一掐，“啪”地断成两截，豆粒滚落在白瓷盘里，像撒了把绿珍珠。切土豆时，刀刀与案板碰撞出“笃笃”声，薄厚均匀的土豆片在盘里码成小山，边缘带着温润的弧度。有次我催她：“用料理机快些。”她举着锅铲回头，鬓角碎发沾着热气：“急啥？菜要慢慢炒，火要慢慢攻，就像过日子，得有熬煮的耐心。”青椒炒肉端上桌时，油光裹着酱色，连青椒边角都带着焦香，嚼在嘴里，比快餐店里的预制菜多了几分烟火的实在——那是时间煨出的味道。

这让我想起老家的木匠，刨木头从不用电刨。他总说：“木性要顺，急了就裂。”刨子在木头上走，“沙沙”地卷出薄如蝉翼的木花，落在他的蓝布围裙上，像堆碎雪。他眯着眼看木纹，手指抚过凹凸的结，仿佛在跟木头说话。那把椅子要做上半月，可坐上去时，腰背贴着弧度刚好的靠背，木纹里还浸着松节油的香，踏实得像靠在老树下。如今谁还这样做家具？机器“嗡嗡”转一天，能出十套，可坐久了，总觉得硌得慌，少了木头与体温磨合的柔软。

给日子留道缝，在奔忙里嵌些留白，反倒能熨平些慌张，像宣纸上特意留出的飞白，让墨色有了呼吸的余地。

儿子上高中，学习时总爱把自己埋在习题里，连吃饭都捧着手机刷知识点。我常在他伏案时，递杯热茶过去：“歇十分钟，看看窗外的云。”他皱眉：“哪有时间？”我指着天边：“你看那云，跑得越快，散得越急；慢慢飘着的，倒能聚成好看的形状。”他撇撇嘴，却还是走到窗边，看了会儿灰鸽子掠过楼顶，看了会儿秋风卷着银杏叶在半空打旋。再坐下时，笔尖在纸上划过的声音轻了些，连眉头都舒展了几分。

给日子留道缝，像老农弯腰细看禾苗的长势，像匠人俯身审视木头上的纹路。说话前，留半秒斟酌，让语气里多些温软；赶路时，等一片落叶飘过肩头，让时光在肩头多歇片刻；吃饭时，看蒸气在碗沿凝成水珠，让饭香在鼻尖多盘桓一会儿。这些细碎的停顿，让日子有了肌理，有了温度，有了可以深呼吸的缝隙。

给日子留道缝吧。不必宽，就那么一丝丝。正如丰子恺所言：“既然无处可逃，不如喜悦；既然没有净土，不如静心。”正是这些看似多余的间隙，让我们在奔忙里握住真实的生活，让活着有了从容的弧度，也让诗人笔下那“慢下来的日色”，能在寻常烟火里，寻到栖息的角落。